

# 周家怡 編織自己 的戲劇人生

## 讓不同角色豐富演繹經驗

■私下裏的周家怡比較感性，做事享受過程。

關於夢想的說辭已經被人們潤飾得太多，每個「逐夢」的人彷彿無須點綴便閃閃發光，然而當演員，並非周家怡的「夢想」。「演戲不是真的很想去做到什麼目標，其實人年輕的時候，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她形容演戲這件事是「好玩」，從前是，至今仍然這樣覺得，但如何將這件「好玩」的事做得有價值，便是演員的命題。

### 理解是演戲的一把利刃

回憶初入行經歷的第一個重要的角色，周家怡思慮再三，選出了《陀槍師姐》中一個跳樓的女孩子：「其實當時知道要演這樣一個角色，是覺得很緊張的。」倒不是台詞或情境有什麼特別的難度，她就是有點想不明白「一個人的人生到了要自殺的情況，到底是經歷了什麼」。到了要拍的時候，導演讓周家怡拿着對講機一個人上天台，「當時導演就在對講機中，給我形容飾演的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子，之前發生了什麼，現在面對怎麼樣的情況。」就這樣一直把周家怡說得哭了出來，「我是真的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女孩子，真的想跳樓。」代入之後的眼淚和情緒都不造假，「導演就完全利用了我當時的那種情緒，很順利地拍好了。」

有了這一回的體驗，周家怡逐漸開始明白真情實感在演出中佔了一個多重要的位置，「完全理解這個角色」便成為她演戲的第一把利刃。

被選中擔任主角拍《導火新聞線》，周家怡一開始有短暫的迷惑，因為方凝這個角色「和自己很不一樣」。私下裏，周家怡比較感性，做事情享受過程，沒有太明確的目標，「就像我入行也不是有一個目標，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做明星』。」要飾演這個特別理性、目標取向又橫衝直闖的新聞記者，周家怡開始構思這個角色，「我在理解這個角色的時候會去想很多這個角色的前情，比如從小學開始，這個人是怎麼樣成長起來的，為什麼會去讀新聞呢？」這些多於劇本中人物小傳的內容，讓她與角色本身迅速地熟悉起來，抓住陌生的人性特質，然後拿出來，展現攝機前。

拍完《導火新聞線》之後，周家怡迎來了更多不同類型的角色，「好像被別人發現我也可以收斂一些，也可以表現出很冷靜的狀態。」就這樣，她過渡了演員的模式化，逐漸開始嘗試一些更為走心的表演方式。

「每演一齣戲，都能從戲裏的這個角色中拿走一些東西。」幾年前與林保怡、潘燦良兩位戲骨合作劇集《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周

家怡飾演的的女主角再次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演繹色彩，這劇中的瑪嘉烈與她本身十分不相似，「瑪嘉烈是一個不知道自己什麼要麼的人，她一直在兩個男人之間去比較，這樣只會讓自己很累。」周家怡覺得自己已經過了人生的某些階段，感情中不會這樣做選擇，但同時她亦認可自己仍然在不斷變化，因為自覺「是一個非常能接受變化的人」，她說：「到了一個時期需要改變，就不會去逃避，而要去接受。」

角色除了帶給她演戲的新鮮感，亦有人生的一些道理留下來，「比如飾演瑪嘉烈之後，我就知道不會去做那種一腳踏兩船的事情，智慧也會增長。」而到了同樣與林保怡合作的《歎息橋》，她則認可方小薇這個角色與自己的相似度，周家怡說：「演《歎息橋》反而不太難的，因為導演告訴我『放多一點自己』進去，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很感受到現場環境，別人的感覺。」但其中也有自己能從中「帶走」的，「方小薇讓我意識到不要總是去把自己收起來，當你越是小心翼翼害怕失去的時候，就越是會失去。」

周家怡的那份與方小薇相似的敏感和感性，大抵也來源於對世界氣息的吸納，「即使不是拍戲，就算是訪問或者和別人交談，其實都是知道、理解自己更多了。一直在問自己是怎麼樣的，會不停去反思自己。」

### 聚焦內在感受多於外在

演技派的演員往往給觀眾一種不在乎外表的觀感，他們可以素顏上鏡、扮相醜或者老態，周家怡不是不在乎，但演戲的時候側重點會轉變。「最初入行的時候會很在意一些不應該在意的事情，焦點會錯，不過那個階段很快就過去了，」她說，「其實當你去注重那些的時候，觀眾是知道的。」

拍《無雙》的時候，周家怡幾乎是沒有化妝的，為了表現出來角色的境況，甚至給她的角色加上了頗深的黑眼圈，形容憔悴，「只要你做到了那個角色，多醜都是美的，觀眾在看的，你是不是那個人。」她扮演一個角色，便要與她產生高濃度的共情，在扮相上當然也要密切貼合角色本身，「『好看』的演員有受眾

周家怡「演技派」的印象已經在觀眾眼中存在很久了，可她並不願意給自己貼上這樣一個獨立而虛妄的標籤，因為在她的認知中，並不是自己去演活了多少角色，而是那些角色的特質殘留在她體內，組成了周家怡。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場地提供：SL國際藝人練習生統訓學院

■周家怡與林保怡繼《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後再次合作。《歎息橋》劇照



■周家怡憑《無雙》榮獲第25屆華鼎獎最佳女配角。

群，但那不是我想做的。」她說：「電影和電視各有各好玩，電視劇可以慢慢鋪墊，逐漸『滲』角色的面貌出來；而電影是很濃縮的，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去入戲，而且要在很短的場口就要呈現這個人的人格特點。」對於周家怡來說，面貌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去配合自己達到角色的精準度。

「演戲為什麼會讓人離不開呢？就是因為當你一旦喜歡上了，就是一班人一起去完成一件事，這個製成品讓大家的成就感非常強。」周家怡說。

演了多年的戲，周家怡的人生也多了些除卻做演員之外的事情，這事說難不難，「慢慢長大的時候，焦點會非常不一樣。」她現在的焦點是更多地放在了內心的感受，「很想去呵護自己多一些。」



■周家怡飾演過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周家怡的敏感和感性與《歎息橋》中的方小薇相似。



■周家怡每演一齣戲，都能從角色中拿走一些東西。

## 肖全：鏡頭瞄準的對象要有時代特點

他的鏡頭裏，記錄了顧城、三毛、楊麗萍、張藝謀、竇唯、鞏俐、崔健等眾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藝術大咖，他的鏡頭裏，也有無數時代變遷下的普通人。因為拍攝三毛和楊麗萍而聲名大噪的攝影師肖全近日做客關山月美術館「四方沙龍」，為觀眾帶來題為「記住今天走向明天——肖全時代肖像與深圳」的主題講座，回顧他近些年為普通人立像的「時代肖像」系列，並講述這些肖像照片背後的故事。

此前，提及肖全，大多數人想到的是《我們這一代》這本影響了一個時代的影冊，它記錄了眾多文學藝術大咖。而現在，肖全把鏡頭對準了普通人。

### 從記錄名人到聚焦普通人

2012年，肖全在北京為聯合國拍攝公益



■肖全講述「時代肖像」照片背後的故事。

片《2032：我們期望的未來》，在北京拍了200多個各行各業的普通人，這些照片在聯合國170個成員國傳送，畫冊被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收藏，並獲得聯合國頒發「傑出人物貢獻獎」。2015年，肖全開始在昆明為當下的中國人拍攝肖像照片，至今已拍攝了十幾個城市。這個系列被肖全稱為「時代肖像」系列，他說：「也許今年，我會回到深圳為大家拍照。把深圳的今天帶到明天。」

鉗工、法官、模特、學生……這些普通人，每一張面孔背後都有一個當代中國故事。肖全表示：「我覺得自己應該傳遞今天的中國這些特別不同的形象，也許一百年以後，當人們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會說『一百年前的中國是這個樣子的』。」

肖全特別喜歡德國著名攝影師奧古斯特·



■肖全今次的攝影作品聚焦普通人。

桑德，「他為一個時代留下了許多普通人的影像，他要為高傲的日耳曼民族存像。他的照片至今散發出人性的光芒。我深受他的影響，為什麼不可以為我的同胞，留下自然尊貴的影像呢？」

### 偉大作品來源於捕捉瞬間

在展示早期於深圳拍攝的照片時，肖全提及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係：「魚兒離不開水，就像我跟深圳這座城市的關係，我離不開這樣一座城市，這座城市的空氣、水，滋養着我，我會繼續努力為大家拍出好照片來的。」

作為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攝影家，肖全以肖像為這個時代留存記憶。在本次講座中，肖全講述了「時代肖像」系列的由來及背後的故事，對於好奇他如何選擇拍攝對象，他說：「我自己心裏面一直有想像當中的那麼一個標準，那個標準不是長得好看、年輕什麼的，他應該有時代的特點，我的鏡頭下，有年輕的美女，也有農民夫婦。」

他又補充道：「其實有很多特別偉大的作品都取材於隨意的一個瞬間，比如布勒松一生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在街上碰到一個小男孩，拿了兩個瓶子為他爸爸買酒，很得意，還有小朋友看着他。那就是在街上隨意



■肖全和他的作品。

拍的，肯定不是喊來那麼做好的。它成為不朽的作品，一直留存人類世界。他為什麼要拍這張照片，因為他覺得那個情景是值得他留下來的。」

肖全1959年生於四川成都，曾出版《天堂之鳥——三毛攝影專集》、《我們這一代》、《我鏡頭下的美麗女人》、《2032：我們期望的未來》等攝影集。他曾為張藝謀電影《搖啊搖》、楊麗萍電影《太陽鳥》擔

任圖片攝影，並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以及瑞士、緬甸等國家舉辦展覽，包括「三毛20年憶」、「心動一楊麗萍」、「時代的肖像」、「我們這一代——獻給馬克·呂布的禮物」等，今年11月還將在捷克布拉格私立美術館舉辦個展。作為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攝影家，肖全以肖像為這個時代留存記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